

● 新编武侠系列

玉面神龙

下
南宫燕著



远方出版社

四尊者虎吼一声，立又跟踪追赶，口里还不断咒骂，孟妮娜姑娘绝命飞驰，她哪里有心去听那些污言秽语。

忽然，来路上响起了一阵疾骤铃声，三点白影，已然电闪奔到。

双方均是去势如箭，双方想闪避，已是不及，只闻那白影一声：“哎呀”，便闻连声马嘶以及连续头顶飒丝风响，三骑白马，全都打从头顶掠过，这种精绝的骑术，生平罕见。

她陡然忆起这马上三条人影，不正是玉面神龙周绿峰夫妇么？不由娇呼一声：“玉面神龙周少侠！”

玉面神龙周绿峰闻声蓦地回头一望，见是孟妮娜姑娘，方感诧异。

前面的娇妻陈瑶吴吟雪两人，已连声娇叱，抖腕挥出丝鞭，叭叭两声，把四个白衣行者逼退。

大勇尊者一见马上美艳少妇，便知今晚占不了便宜，立即停住身形，说道：“我道是谁，敢与我四尊者作对，原来又是玉面神龙伉俪，好！咱们‘白玉宫’再见。”

见字一落，全都一声呼啸而去。

这时居延老人段康，也已来到官道，原来，千邪真人胡维，与三绝头陀余化，虽是将老人囚着，却一时难分胜负，如今一见四尊者已撤退，两人便已自动停手，追随而去。

玉面神龙周绿峰，和娇妻陈瑶吴吟雪，赶紧飘身下马，以晚辈之礼拜见老人。

吴吟雪更是挽着孟妮娜问长问短，状颇亲密。

绿峰的“马儿”让出来给孟姑娘骑着，自己则陪着老人步行。

于是，这一行五人，便又朝青龙山口奔回。

□

□

□

离城本来不远，还不是俄倾即到。

玉面神龙周绿峰携着娇妻陈瑶、吴吟雪，也在南大街“顺兴”客栈落店。

这青龙山口，虽是繁荣，但又有多大，对适才四尊者当街劫掠妇女之事，早已传遍大街小巷，大家都在为那位外族姑娘担心。他们既对尊者的仓皇遁去感到不解，同时，对这外族姑娘的无恙归来，亦觉讶异！

因此，居延老人段康及玉面神龙周绿峰陈瑶吴吟雪孟妮娜等一行五人，上得酒楼，不免引起一般食客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。

几人落座之后，伙计在一旁侍候着传递酒菜。

玉面神龙周绿峰端杯站立起来，向着居延老人说道：“上次晚辈本应前往府上拜谒，因知前辈外出访友未归，今宵，既属意外相逢，特借杯酒表达敬仰衰枕！”

言旋，举起杯中酒，一饮而尽。

居延老人段康在一旁陪了一杯，仰天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少侠人中龙凤，挟旷世绝技，老朽怎敢辱蒙枉顾？愿以杯中酒为少侠及两位夫人祝福，得庆三多！”

多字一完，便咕嘟一声，一饮而尽。

陈瑶和吴吟雪，虽豪迈不让须眉，一闻老人之言，也不禁红潮满颊。

要知那三多，乃系指多福、多寿、多男子。

接着孟妮娜姑娘也要依样葫芦。

两位周夫人说什么也不肯，说道：“干脆咱们四人共饮一杯如何？”

说时，并向大夫婿不断霎眼，玉面神龙周绿峰自然明白两位娇妻，是在向自己捣鬼。

偏偏，孟妮娜姑娘似乎毫无所知，娇笑道：“好啊！就这样吧！”

语声一落，便同着陈瑶和紫衣仙子吴吟雪三人，举杯共饮，绿峰只故作不知，陪着一饮而尽。

席间，谈笑风生，状颇欢娱！

尤其是孟妮娜姑娘，居延老人看得出来，她此时不再愁锁双眉，面蕴忧郁。

他这才瞧出爱徒已然偷偷在爱恋着那俊美少年，不禁心中暗叹一声。

他本是一个情场失意之人，跟师兄圣手飞刀戴廷珪同病相怜，离开中原，隐居在这边荒寒漠之地，对爱徒孟妮娜视若自己子女一般，想不到她竟会爱上一个有妇之夫，前途实未可乐观！

不过他觉得这玉面神龙周绿峰，不啻瑶池仙品，天生柔肠侠骨，即使嫁与作妾，也不辱没。

如此一想，也就没什么难过，反而觉得自己在世无

多，应该设法促成为是。

因此他无形中对玉面神龙周绿峰等远来武定之事，颇感关切，说道：“少侠万里迢迢来到武定，不知有何重要之事？”

玉面神龙周绿峰剑眉一皱，说道：“新龙三客趁自己无影神君刘梦痕、北漠尤物花媚黛搏斗之际，趁机劫去杀师仇人，留字前往巴塘‘白玉宫’索取。”

居延老人段康闻讯大惊，说道：“据老朽所知，新龙三客之功，已达不可思议之境，早已不过问江湖恩怨仇杀，如何会与少侠结怨？想来定系上次大勇尊者为少侠夫人挫败，才暗中出此下策，将少侠引往巴塘‘白玉宫’，名是比武，实则想藉此激使彼等师祖出面，以不利少侠。”

绿峰还未答话，孟妮娜姑娘抢着说道：“听说四尊者无所不为，善人畏之若虎，而其师‘白玉宫’住持超凡，对徒众袒护异常。

可惜徒儿功力有限，否则，定当协助少侠一臂之力。

不过，师父和师伯两位老人家，陪同少侠前往巴塘一行，多一个人，总比少一个人好些，何况师伯对巴塘亦颇为熟悉，实为不可缺少之人。

师父，你能将师伯请出山么？”

居延老人段康微一沉吟，说道：“妮娜之言，确有几分道理，但老朽与敝师兄，不是自馁，却难望与新龙三客一争长短。”

不过，据老朽估计，师兄圣手飞刀戴廷珪功力，却与

超凡舵主在伯仲之间。

能得他之助，对少侠此行，不无助益！”

玉面神龙周绿峰，自是称谢不已！

夜阑人静，酒楼上食客均已散去，居延老人等一行五人回到“顺兴”客栈。

□

□

□

一夜雨潺潺，春意阑珊——

孟妮娜姑娘，这位外族第一美女，一念情痴，爱上了玉面神龙周绿峰，谁知人家使君有妇，兼又娇妻成双，原以为希望绝灭，想不到出乎意外地天从人愿，在青龙山口，重睹意中人！

这一晚，她不知做了若干温馨美梦，竟是睡得极其酣畅。

待她一觉醒来，业已尘嚣喧哗，红日满窗。心说：“真该死，一个姑娘家，怎的如此贪睡？”

想到这里，便一咕噜爬了起来，对着菱花，着意修饰，只见她蛾眉淡扫，更显得风姿纤艳，俏魅动力，已不似往日那般满怀情仇，一脸幽怨了！

居延老人段康，不禁发出一声悠悠叹息。

原来，老人家已瞧出爱徒芳心隐私，业已深深坠入情网，不克自拔，是以才摇摇头，发出一声叹息！

妮娜姑娘吃了一惊，抬头见是师父，娇羞地笑道：“师父，你是为周少侠巴塘之行发愁吧？”

居延老人怎好揭穿徒儿心事？说出自己叹息之由，故

意把话题扯到一边，说道：“如何不是，唉！以咱们去对新龙三客，实力未免太薄一点……”

妮娜姑娘莲步轻移，走出房门，充满信心说道：“师父，这些年来，从没有听说过，你畏惧谁人，我想，即使‘白玉宫’是龙潭虎穴，有你和师伯，还有玉面神龙周绿峰少侠夫妇三人，谅也无妨。”

她说到这里，忽然想起一事，说道：“咱们不是要去太和镇么？怎的还没动身？”

居延老人段康一拂胸前银髯，道：“不必去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，汝师伯圣手飞刀，已先我们去巴塘！”

孟妮娜姑娘，张大着一双慧目，极其诧异地道：“怪呀！这消息从何而来？”

居延老人微笑着道：“傻丫头，这有什么可怪呢？今天早上，我在店外无意遇着王忠……”

“王忠？师伯那个年纪老迈的仆人。”

“是的。”居延老人向爱徒说道：“他说：‘主人业已去了两天，住在巴塘铁心叟店中，叫我们早点赶去，以免错过。’”

孟妮娜蛾眉一扬，说道：“师父，你可曾告诉周少侠？”

老人家向徒儿瞧了一眼，道：“这还用说么？……”

正说到这里，跨院门口涌现三人，两人抬眼一看，竟是玉面神龙周绿峰夫妇三人驾到。

紫衣仙子吴吟雪款步上前，拉着孟妮娜姑娘手腕，打量道：“妮娜妹妹，你简直越来越漂亮了！”

孟妮娜姑娘秋波，飞快地从绿峰俊面上掠过一眼，见他也在注视着自己，心中虽颇高兴，芙蓉脸上却泛起两朵朝霞，娇羞不胜，说道：“夫人，你真会说笑话，小女子怎及得两位夫人天姿国色？”

这时，陈瑶也来到孟妮娜身边，说道：“妮娜，我没有讲你啊，怎的又扯到我身上来了？以后咱们姊妹相称，别再叫夫人，记得么？”

孟妮娜姑娘快乐地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，然后俏笑一声，说道：“怎么可以？如此，岂非高攀过甚！”

紫衣仙子吴吟雪道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？咱们江湖儿女，何来身价高低，所谓四海之内，皆兄弟姊妹是也。”

语声方落，居延老人段康一拂胸前飘洒的银髯，向着玉面神龙周绿峰说道：“少侠，咱们还是去前面酒店，先行一步如何？”

绿峰自是同意，并伸手向三位一招，即回身追随老人朝旅舍门外走去。

须臾，五人到达附近一家酒店，这是一家汉人开的馆子，除座位雅洁外，酒菜无不精美。

孟妮娜姑娘平素不吃辣椒，可是今天一尝异味，却满口道好，直辣得她两片红唇，娇艳欲滴。

居延老人段康，知道爱徒已被玉面神龙周绿峰神采陶醉，才这般曲意迁就，可见爱情的力量，是如何的伟大。

旋又一想，“妮娜这妮子，平素眼高于顶，本族少年，她竟一个也瞧不上，却偏偏喜欢周少侠，看来，这是缘份，以她倾国倾城之姿，错非是玉面神龙，否则，谁家儿郎，始堪匹配！”

老人家一有了这种意念，认为年轻人之事，不必自己操心，任其自然发展，水到渠成，自己同师兄圣手飞刀戴廷珪不就是前车之鉴么？因而愁怀顿释！



五人从酒店出来，复以重资购置两匹栗色健骑。

于是，五人五骑迅即离开青龙山口，飞云掣电般向巴塘奔驰，中午在黑河打尖，晚间住宿于马捏。

落店后，女眷共住一室，玉面神龙周绿峰则与居延老人段康合用一间。

老人盘膝用功，绿峰拥被卧床上仰面沉思：“这次巴塘之约，必须妥为应付，否则，一个不当，也许便会葬身异域！大丈夫生死虽不足萦怀，但总不让朋友殉义，妻子受辱——”

方思及此，蓦地——

一串衣袂破风之声，远远地朝跨院屋脊疾掠而来，绿峰剑眉一蹙，霍地翻身坐起，化一缕淡烟弱影，疾射房过，在月光下一闪即隐。

他隐身暗处，运目一望，只见飕！飕！飕！一连起落六条人影于西跨院内，点尘不惊，全是武林中一流拔尖高手。

再一细望，那六人身形面貌莫不熟悉，竟是赤神教下赤焰堂堂主三绝头陀余化，赤身堂堂主千邪真人胡维，“白玉宫”超凡舵主门下四大尊者，大仁、大智、大勇、大力。

六个武林败类，微一交换意见，便纷纷撤出兵器，向四周戒备。

大勇尊者则从身上摸出一具铜制仙鹤，脸上流露出一种邪恶之色，将鹤嘴对准窗门缝隙扳动活塞，让仙鹤腹内鸡鸣返魂香，向室内喷射。口里却说道：“妈的，等一下将这几个妮儿捉到，佛爷必须优先享用一番。”

他一想到那三个绝色女子，不禁口角流沫。

片刻过去，屋中暗影沉沉，一阵阵轻微的鼻息声不断传出。

大勇尊者心中嘿嘿一声怪笑，将事先预备好的匕首摸出，对着窗隙轻轻一划，然后伸出两指一推，那两扇门哐呀一声，便霍地洞开。

大勇尊者色胆包天，毫不踌躇，认为屋里三个娇艳如花女人，必是神智昏迷，不由跃身一跳。

谁知屋中突然爆发出一声娇笑，他知道要糟，要想闪避，已是不及，但见手影一闪，“玄机”穴倏地一麻，便萎地不起。

三尊者同千邪真人胡维三绝头陀余化，突闻笑声，本已大惊失色，再闻房坡上传来一声低喝，道：“万恶贼徒，还不给少侠留下。”

这一来，个个如惊弓之鸟，振臂升腾，力图窜逸。

玉面神龙周绿峰正拟阻截，居延老人段康身形一晃，来到面前，劝阻道：“周少侠，大勇尊者业已被擒，这些家伙就由他们去吧！”

就在这说话间，群邪业已远去，两人这才飘身入院，进入邻室。

只见孟妮娜姑娘蛾眉倒竖，杏目圆睁，一脚踹向倒地的大勇尊者脑袋，娇声骂道：“枉尔是新龙三客门下弟子，所作所为，无异衣冠禽兽！”

这积恶如山的大勇尊者，如今穴道被制，身落人手，自知必遭凌辱，方哼一声，忽觉红莲一闪，头上光秃之处，挨了一下重的，痛得他咬牙切齿，双睛射出无限怨毒之色，不由破口骂道：“臭婊子，你神气什么？一到巴塘，嘿嘿！尔等全皆死无葬身之处！”

陈瑶大怒，叱道：“贼秃，你以为新龙三客的招牌，就可以用来吓唬人么？看夫人今宵先宰了你，然后再找‘白玉宫’的行者算帐！”

言讫，剑光一闪，便向大勇尊者头部削去。

玉面神龙周绿峰见夫人动了真怒，大勇尊者难逃一死，杀死一个大勇尊者，本不足惜，但是对于此次巴塘之行，留着 he 大有用处，遂立即出声阻止道：“瑶妹，使不得，咱们还要留着 he，臊一臊超凡舵主脸皮——”

陈瑶剑术，已练达收发由心，闻声迅即回撤，直把大勇尊者吓得魂离天外。

他这时才知道人家不是虚声恫吓得了的，心说：“聪明不吃眼前亏，我何自找苦头？”他从此乖乖的，再了不敢稍露狰狞之色，去激怒这几个煞星。

翌晨，天色泛青，浓雾郁勃，五匹健骑，业已在通向巴塘的官道上，如电闪雷奔。

三匹银鞍白马，载着三个绝色佳人，走在前头，另一匹栗色马上，却多了一个白衣行者与一个少年书生同乘一骑，最后一匹栗色马上，则是一个皓首银髯的老者。

这一行人，引得沿途的人，脸上流露着诧异之色，不知道是干什么的，连“白玉宫”的白衣大行者都得驯服如羊。

日落时分，便已抵达巴塘。

居延老人段康，乃是识途老马，带着玉面神龙周绿峰等一行人，很快便将铁心叟开的那片铁器铺找到。

几人飘身下马，恰好圣手飞刀戴廷珪正在店中，一见段康师弟携着徒儿孟妮娜姑娘来了，不由哈哈一笑，宏声说道：“师弟，你真会找，为什么不去大和镇等我呢？”

孟妮娜姑娘嘟着小嘴说道：“师伯，你不高兴我们来么？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！”圣手飞刀摸着光秃的头顶，笑着道：“妮娜，你真是一个刁蛮的姑娘！”

话甫毕，陡地发觉一同来此的，还有一个少年美书生，两位美艳少妇，以及一位白衣行者，不禁诧异万分。

最初，他还以为是店主的客人，当他用目一扫铁心叟

陆贾，敢情他也不识，正张大着眼睛望着自己。

居延老人段康将马匹交与店伙牵入后院，然后引客入内，将玉面神龙夫妇与师兄圣手飞刀铁心叟陆贾相互介绍一番，才指着大勇尊者说道：“贤主人，这是咱们在路上捕获的下五门贼人，把他暂时安置在一间空屋吧！不过，这贼行者是‘白玉宫’的大勇尊者，阁下会不会怕给府上带来麻烦呢？”

铁心叟陆贾，早年亦是江湖豪侠，当然看得出这一行有关之事，就是两肋插刀，亦复何惧！

居延老人段康和孟妮娜姑娘，都不自觉地向铁心叟陆贾投以感激的目光。

圣手飞刀戴廷珪长眉一掀，说道：“师弟，你说了半天，一点眉目也没有，你何不将此事前因后果，说得详细一些，也好令咱们采取适当对付之策！”

居延老人段康好整以暇地说道：“师兄，此事说来话长，不过，此时饥肠辘辘，还是等一下在晚餐席上，给周少侠伉俪洗尘之际，那时再细说不迟！”

铁心叟陆贾哈哈笑道：“段老弟，你真是单刀直入，不怕愚兄打回票么？”

话声甫落，店伙已来报告，筵席设在楼上，酒菜均已齐备。

居延老人段康一拂胸前飘洒的银髯，笑道：“哈哈！这番有得醉也！”

此字一落，拉着玉面神龙周绿峰便打头先走，孟妮娜

姑娘则挽着周夫人陈瑶和紫衣仙子吴吟雪紧随其后，圣手飞刀戴廷珪向着铁心叟陆贾，摇摇头笑道：“我这位师弟，胡子都一大把啦，也不怕笑话，还是老脾气没改掉！”

铁心叟陆贾笑道：“令师弟才是英雄本色！”

□

□

□

俄顷，宾主均已登楼，大家落座毕，酒过三巡，由居延老人段康报告：“去冬，自己访友未归，孟妮娜在弥渡被六指牧童严青松恶意侮辱，当即予以惩戒。

不料半途杀出一个程咬金，白玉宫大勇尊者却于此时出面，强横霸道，要将妮娜掳去。

恰好，此时周少侠携着两位夫人前往居延一带，访查其师天涯异叟宋天章仇人，秦岭大凶褚华、四川唐门辣手毒心唐九峰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将大勇尊者赶走。

想不到这贼行者心有未甘，连夜赶回巴塘，将师兄弟一齐怂恿前往寻仇。

当四尊者抵达凉州，正是北漠尤物花媚娘，与无影神君刘梦痕这两个盖世魔头，向周少侠寻仇之际，这四个家伙瞧出人家武功那样深不可测，哪里还有勇气出面交手，于是，他们悄悄将周少侠捕获的杀师仇人褚华与唐九峰二贼劫走，以新龙三客名义，约会巴塘。”

铁心叟陆贾“哦”一声，说道：“想那北漠尤物无影神君，在咱们未出江湖前，便已归隐达一甲子之久，如今再度出世，岂不天下大乱？”

居延老人说道：“这两个魔头，虽然武功深不可测，

又是两人联手，但仍然不是玉面神龙之敌，铩羽而去。只要周少侠存在一天，这些魔头便会慑服，难以兴风作浪！”

圣手飞刀戴廷珪、铁心叟陆贾，竟看不出这位文质彬彬的俊美书生，是一位身怀旷世武功的风尘奇士，都不禁为自己走眼而感到赧然。

这时，居延老人在饮下一大盅酒后，话声又已响起，只听他说道：“当我回返弥渡，妮娜向我哭诉一切时，我便感到万分难过，想不到我段康教出来的弟子，竟连‘白玉宫’的四尊者，都无力对付，岂不可耻？遂决心带来这里，相求大师兄将他一手飞刀绝技传授于她……”

圣手飞刀戴廷珪说道：“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把妮娜带来，将我这点微末艺传授于她，事到临头，才抱佛脚，唉！你这个懒鬼！”

居延老人段康不理师兄埋怨，继续说道：“哪晓得冤家路窄，在青龙山口与四尊者全碰上了！请想：妮娜连一个大勇尊者也对付不了，我这做师父的再强，也难敌大仁、大勇、大智、大力的合击！”

铁心叟陆贾说道：“老弟，你那‘百变身法’是武林一绝，打不过，难道也逃不了么？”

“不错，我是可以逃的。”居延老人黯然道：“但妮娜火候有限，而且对方却从大巴山红宫来了两名高手，较之四尊者武功，还高出一筹，试问，咱们师徒还逃得了么？小弟行将就木之人，死何足惜！如果让妮娜这孩子落在那些淫徒手上，就是阁下与敝师兄两张脸也无光采吧！”

圣手飞刀戴廷珪发急地说道：“师弟，结果你们都被四尊者追上了？”

居延老人段康说道：“是的，当咱们师徒生死一刹之际，一阵銮铃声响，玉面神龙周绿峰少侠与他两位妻子到了。

这些贼徒，想是知道厉害，一见来人，立即四散逃逸。”

铁心叟和圣手飞刀心中不禁想道：“看不出这少年，温文有礼，却原是叱咤江湖的大英雄，能令群贼闻名丧胆！”

念头未落，居延老人段康已接着道：“昨夕，咱们到达马捏，四尊者连同赤神教下两位堂主，虽不敢当面叫阵，却效法下五门淫贼，潜入旅舍使用鸡鸣返魂香，想对妮娜和两位周夫人加以暗算。结果，大勇尊者当场被擒，人赃俱获，其余群贼纷纷逃窜。

咱们一方面向‘白玉宫’的超凡舵主索还秦岭大凶褚华及辣手毒心唐九峰两个贼人，一方面将罪魁祸首大勇尊者当场交予新龙三客，嘱其严加管教，所以那家伙需得好生看守，不得让他逃去。”

他这里话声才歇，店门外陡地人声鼎沸，原来大仁尊者与大智尊者带有十多个白衣行者在与店伙说话，查询是否有一个老头、一个少年书生，与三位丽人，落在该店。

店伙一见到“白玉宫”的大行者，知道事情不寻常，怎敢据实相告。

大仁尊者不由勃然大怒，正想给店伙一记耳光，忽然帘影动处，人影一闪，发出一声断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大仁尊者微微一怔，横跨半步，运目一望，只见玉面神龙蓝衫飘飘，站在一群行者面前，两目射出威光，说道：“大仁尊者，尔找我等有何话说？”

大智尊者单手一打问讯，说道：“玉面神龙，你将敝师弟大勇尊者生擒意欲何为？”

绿峰仰天哈哈笑道：“这个么？见了令师祖新龙三客，小生自有交待，用不着阁下操心！”

大智尊者不料绿峰如此回答，仓卒之间，哑口无言，但又不愿受窘，不由期期艾艾说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这怎么可以？”

“有什么不可以？”绿峰双眉一挑，左脚踏前半步。

大仁大智脸色遽变，立即向左右跃开。

陈瑶站在扶梯上，娇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两位‘白玉宫’出来的大行者，何必那样胆小如鼠，拙夫从不向无用之辈伸手，这一点，我可向你保证。”

大仁尊者和大智尊者在众行者面前，自然不愿示弱，但亦不敢反唇相讥，因为，他们知道这位周夫人手底亦甚硬朗，一个不好，便会当场出丑，于是只有发出一声冷哼说道：“玉面神龙，你用不着那样神气，反正尔等既然来了，这巴塘便是埋骨之所，明日午时，家师超凡舵主特请阁下带同令友等前往‘白玉宫’一见。”

言毕，从红色缎衣袖内，取出一张信柬，放在手心，